

而不見張大本舊闕有慎懷而達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順仁義多貴六者所以相刑也達生之情者愧見劉得一本舊闕

右十二字

天下

而九瀟天下之川江南李氏本舊作雜雖未至極江南李氏文本同舊作可謂至社

右三字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覽過南華真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萬端校天台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散人劉得一注大中祥符時人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南華真經章句餘事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上

聽二

公孫龍論三首元有六論今祇錄莊子所

引三首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闕微言明王道莫不

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

論而齊後我之學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

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

形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

萬物之形皆利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

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

人則海內叛譬如黑色今馬衆馬斯應守白

今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无馬也不可謂

求馬唯得白馬故命馬形而守一白色者非

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无馬則

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

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

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

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

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

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

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

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

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

黑皆至黑白命馬東色成去懷棄之道亦猶

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  
若使元元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  
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  
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爲非馬也曰馬未  
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  
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  
馬未可此賓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爲  
類自與白爲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爲  
○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  
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  
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  
義下之未可賓難也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  
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賓曰定  
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有  
日未可也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  
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  
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爲非馬而

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柳異處此  
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  
強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  
爲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柳異處之謂也凡棺  
柳之相待猶脣齒之相依脣亡齒寒不可異  
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  
安矣若力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勤  
兵伐遠人不堪會則諸夏亂矣內難外叛棺  
柳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  
黃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馬不可謂无馬  
○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  
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  
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  
也賈子曰離白足爲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  
馬形馬色堅相違屬便是二馬失體不可謂  
之馬馬故達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  
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  
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  
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  
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

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爲白乎馬者无去  
取於色故黃黑次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  
色无所去取是以聖人澹然忘懷而以虛純物故  
無不在是以聖人澹然忘懷而以虛純物故  
物无不治而理无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  
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  
第二  
去黃取白則東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  
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  
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  
君命哉其應所私乎所私獨應命過足以增  
禍不能靜亂也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  
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於黃也不去於色  
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无去者非有去  
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踈之在人私親而背  
踈則踈者叛矣踈者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  
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玄照理元不  
就惟六合於胷中而虛寥有餘鏡萬像於方  
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无親在踈而无  
踈雖不取於親踈亦不捨於親踈所以四海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无指故曰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不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无是非之物則无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指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无一日而无物无一物而非道故強以物為指者未可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无是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先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无是非安可謂之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莫安相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无是非也豈唯

元是非乎亦元无是也故曰非有非非指也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其无无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无是非亦无无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无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无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疎首善計彼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非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物皆不為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能指也以有不為指之无不為指未可之道也有不為指謂物也无不謂指謂指也以物通指故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為指皆謂之兼也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謂无指也不可謂无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无即此萬物先指而又无无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號曰通玄真經亢倉子號曰洞靈真經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下

南華真經序

郭象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

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

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違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化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全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入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顧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

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恍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歸邀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惔明獨化之寶冥錯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章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

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光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騎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游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況舉絃網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无爲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游第三王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遙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游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於理本不元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无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

物心靈凝滯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内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留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母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无別義今不復次篇之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就說爲之義訓須述无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下

聽三

九證心戒并序

禮部尚書楊繼盛撰

嗣復愚之至也不知愚而所以愚每雕訛斲弊求多譽而自飾曾未辦巧捷輕曲爲大妄之枝葉作大愚之敷澤但務躁進不欲靜止因讀莊周書至孔聖九徵乃法然流涕捫心愧意方覺弛張不得其妙通變不得其精於

是火集中腸水寒肌骨同苦紳之作戒仰佩韋以自微贊味斯語欲寡其過乃屏繁機操筆硯各隨本事妄有褒闇雖不足發揮聖作亦表吁嗟尚其九徵之力也太行莫並其高○

溟津莫同其深且物不能自大因人而大之爲出世之高人有名喻仙以勵行者未可脂肥滿腹營慮填胸含蓄是非包藏喜怒口念傳口其要在一讀其文即一修其心讀經萬編即耳聰目明神清氣靈調衛理營六府和平於是華美不干筋骸自潔同上清之真侶人不能自名因事而名之即人可以鑒物事亦可以鑒人物當鑒而振美无教人當鑒而垂譽無極其九徵之文即鑒人者也較必墜扶必顯登吉途辨吉士如沉疴之服良藥昏夜之有燈燭欣歎不盡敢引類而作之嘗聞老子教誨黃庭神驗讀之萬偏必得上昇上昇危甘悽樂拙口念九徵之字身元一行可觀如朽木強雕難施斤斧腐鐵雖淬終乏光輝播四支德耕五藏故述黃庭內景外景並是徒有虛勞而无實蹟夫鑒者所以在魚得魚

修身修心之書以時人樂其遠而不樂其近賤其目而不賤其間故易於易而不易於不易難於難而不難於不難乃假立華宮欲伸其說虛張瓊戶使重斯言所以同於道者道以得之同於德者德以得之以心付心以口傳口其要在一讀其文即一修其心讀經萬編即耳聰目明神清氣靈調衛理營六府和平於是華美不干筋骸自潔同上清之真侶人不能自名因事而名之即人可以鑒物事亦可以鑒人物當鑒而振美无教人當鑒而垂譽無極其九徵之文即鑒人者也較必墜扶必顯登吉途辨吉士如沉疴之服良藥昏夜之有燈燭欣歎不盡敢引類而作之嘗聞老子教誨黃庭神驗讀之萬偏必得上昇上昇危甘悽樂拙口念九徵之字身元一行可觀如朽木強雕難施斤斧腐鐵雖淬終乏光輝播四支德耕五藏故述黃庭內景外景並是徒有虛勞而无實蹟夫鑒者所以在魚得魚